

名家名作经典阅读

欧·亨利

短篇小说



主编◎费菲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富有生活情趣，结局常常出人意料，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堪称“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欧·亨利一生创作了大约三百篇短篇小说。本书选录了欧·亨利最优秀的多篇短篇小说代表作，其中有些已成为世界短篇小说史上的经典名篇，如《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供应家具的房间》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名家名作经典阅读

欧·亨利

短篇小说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图书馆



CW0225768

主编◎费菲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富有生活情趣，结局常常出人意料，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堪称“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欧·亨利一生创作了大约三百篇短篇小说。本书选录了欧·亨利最优秀的多篇短篇小说代表作，其中有些已成为世界短篇小说史上的经典名篇，如《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供应家具的房间》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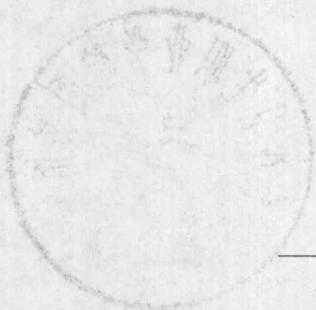
欧·亨利短篇小说/费菲主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名家名作经典阅读)

ISBN 978 - 7 - 5602 - 8364 - 7

I. ①欧… II. ①费…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1414 号



☐责任编辑: 卢 焱

☐封面设计: 书韬图书

☐责任校对: 张秋红

☐责任印制: 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电话: 0431 - 84568115

传真: 0431 - 85695744

邮购热线: 0431 - 84568155

北京盛世博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版
河北省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印装

河北省永清县工业区大良村西部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印张: 12 字数: 221 千

定价: 24.00 元

欧·亨利简介

欧·亨利(1862-1910)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被誉为“美国的莫泊桑”，他的作品有“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之誉。欧·亨利原名威廉·西特尼·波特，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小城格林斯波罗，他幼年丧母，家境贫寒，从小由祖母抚养。少年时期曾在药店里当学徒，并经历过多种职业，这一时期他的生活极不安定，但却为日后写作积累了不少生活素材。

1895年，欧·亨利到休斯敦的幽默刊物《滚石》当美术编辑。后来因为在银行工作时账目出现问题，1898年他以贪污银行公款罪被判5年徒刑，关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监狱里。在狱中，他忍受了极大的精神折磨，幸亏监狱医务室需要一个药剂员，他得以重操旧业。1899年他以欧·亨利为笔名，写成了一篇小说《口哨狄克的圣诞礼物》投给了《麦克吕尔》杂志，在圣诞节前夕刊登了出来。欧·亨利的名字随之声誉鹊起。1901年7月，他由于“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3年半前他是贪污犯波特，出来时则成了小说家欧·亨利。

欧·亨利定居纽约。从1904年起，他每年都要出版一两本短篇小说集，较著名的有《白菜与皇帝》(1904)、《四百万》(1906)、《剪亮的灯盏》(1907)、《西部的心》(1907)、《城市之声》(1908)、《善良的骗子》(1908)、《命运之路》(1909)、《选择》(1909)、《毫不通融》(1910)、《乱七八糟》(1911)、《滚石集》(1913)、《流浪儿》(1917)等。1910年，欧·亨利因肝硬化在纽约逝世，年仅48岁。欧·亨利一生创作了大约三百篇短篇小说。

描写小人物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令人注目的内容，其中饱含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欧·亨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深谙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同时也切身感受过统治阶级制订的法律对穷人是如何无情。因此，在他笔下，穷人有着纯洁美好的心灵，仁慈善良的品格，真挚深沉的爱情。但是他们却命运多舛，往往被社会无情地吞噬。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与繁华鼎盛的社会景象相映照，显得格外刺目，其中隐含了作家的愤愤不平。描写强盗与骗子题材，是欧·亨利写作的一大特色。他往往把强盗、骗子和资本家写成三位一体，以此揭露和批判这个豺

狼世界。从这类题材的小说中，可以看到欧·亨利对统治这个社会的富人的态度。他认为普通的骗子和强盗比起那些暴发户，只是小巫见大巫。那些百万富翁的发财致富之道，比一般的骗子和强盗要恶毒得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充满了血腥味，资本家的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铜臭味，从这个角度来看，欧·亨利的揭露是相当形象的。

欧·亨利式的幽默是他的短篇小说的另一大特色之一。他的小说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幽默百科全书，短篇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幽默。欧·亨利还以擅长结尾闻名遐迩，他往往以出人意料的结尾收煞全篇，欧·亨利的不少短篇之所以是完美的小艺术品，巧妙的情节安排和结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虽不及世界一流作家对社会的黑暗面能作出深刻的揭露，但是，在艺术上，他倒是别树一帜，很有成就，由此奠定了他在世界短篇小说史上的地位。

目 录

Contents >>>

麦琪的礼物	1
警察和赞美诗	5
都市报道	9
托宾的掌纹	21
婚姻学的真谛	26
二十年后	30
最后一片叶	33
供应家具的房间	37
财神与爱神	42
苹果之谜	47
公主与美洲狮	58
失 算	63
没说完的故事	71
好汉的妙计	76
重新做人	84
幽默家自白	89
人生的波澜	95
心理分析与摩天大楼	99
看 病	104
战睡神	113
失语症患者逍遥记	116
一笔通知放款	124
剪狼毛	128
决 斗	132
各有所长的结局	135
绿色门	142
经验与狗	147
几位侦探	154

十月与六月	159
幽境过客	161
麦迪逊广场的天方夜谭	165
“真 凶”	169
伯爵和婚礼的客人	173
无 缘	178
多情女的面包	181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有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敲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①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②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王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妮”^③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像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装潢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去。吉姆有了那条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只用

① 示巴女王：示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今之也门。《旧约·列王纪上》载示巴女王带了许多香料、宝石和黄金去觐见所罗门王，用难题考验所罗门的智慧。

② 所罗门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国王，以聪明豪富著称。

③ 莎弗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



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髻，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像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里，在他进来时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会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下来，走近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你把头发剪掉了么？”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可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



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她突然非常温柔地接下去说，“但我对你的情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中突然醒过来。他把德拉搂在怀里。我们不要冒昧，先花十秒钟工夫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星期八块钱的房租，或是每年一百万元房租——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俏皮的人可能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

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①，但其中没有那件东西。对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说明。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尔。”他说，“不管是剪发、修脸，还是洗头，我对我姑娘的爱情是决不会减低的，但是只消打开那包东西，你就会明白，你刚才为什么使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绳索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哎呀！突然转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公寓的主人用尽办法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子——全套的发梳，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原是在百老汇路上的一个橱窗里，让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美丽的发梳——来配那已经失去的美发，颜色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她知道这套发梳是很贵重的，心向神往了好久，但从来没有存过占有它的希望。现在这居然为她所有了，可是那佩带这些渴望已久的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但她还是把这套发梳搂在怀里不放，过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泪眼，含笑对吉姆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吉姆！”

接着，德拉像一只给火烫着的小猫似的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见到他的美丽的礼物呢。她热切地伸出摊开的手掌递给他。那无知觉的贵金属仿佛闪闪反映着她那快活和热诚的心情。

“漂亮吗，吉姆？我走遍全市才找到的。现在你每天要把表看上百来遍了。把你的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并没有照着她的话去做，却倒在榻上，双手枕着头，笑了起来。

“德尔，”他说，“我们把圣诞节礼物搁在一边，暂且保存起来。它们实在太

^① 麦琪：指基督初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一说是东方的三王：梅尔基奥尔（光明之王）赠送黄金表示尊贵；加斯帕（洁白者），赠送乳香象征神圣；巴尔撒泽赠送没药预示基督后来遭受迫害而死。



好啦，现在用了未免可惜。我是卖掉了金表，换了钱去买你的发梳的。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诸位知道，全是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他们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有智慧，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可能还附带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换的权利。我的拙笔在这里告诉了诸位一个没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极不聪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授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

警察和赞美诗

苏比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睡不安稳。当雁群高叫着飞过夜空，当缺少海豹皮外套的女人对丈夫亲热起来，当苏比在公园里的长凳上难以睡稳的时候，你知道冬天很快就要到了。

一片枯叶飘落在苏比的膝盖上，那是寒霜先生的名片。他对麦迪逊广场的常客很讲交情，每年来访都预先提醒。在十字街头他将名片交给朔风先生，他原是露天大厦的信使，好让大厦里的房客们有所准备。

苏比心里明白，为了抵御即将来临的严寒，由他本人组成一个单人行动委员会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他在长凳上辗转难安。

苏比避寒的愿望不算太高。他既不考虑到地中海一带旅游，也不考虑熏人欲睡的南方的天空，或者去维苏威海湾^①巡回。到岛上^②去住三个月于愿已足。三个月不愁食宿，又有意气相投的人做伴，北风之神玻瑞阿斯和巡警都不来打扰，对苏比而言也就百事俱备了。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威尔监狱一直是他的冬季寓所。就像比他更幸运的纽约佬每年冬天买票去南方的棕榈滩或里维埃拉^③一样，苏比要求不高，只要能做好安排，每年上岛一次，也就够了。现在是时候了。前一天夜里，他睡在古老的广

①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的海湾，气候温和宜人。

② 指纽约和布鲁克林之间的海峡中的布莱克威尔岛，岛上设监狱和疯人院等。

③ 美国南部城市，气候温和宜人。



场喷泉旁的长凳上，三叠厚厚的星期日报纸，一份垫在外套下面，两份盖着脚踝和膝盖，都抵不住寒冷，那岛就及时涌现在心头。苏比瞧不上以慈善为名给城市里无依无靠的人提供的布施。在他心目中，法律比慈善事业更仁慈。这里有许许多多机构，无论是市政府机关的还是慈善机关的，他都可以去申请，然后获得符合简单生活的食宿。可是苏比生性高傲，将这些施舍看成负担。从慈善团体那里得到的每一次恩惠，虽说不要你破费分文，却要用精神上的屈辱做补偿。凡事有得必有失^①。慈善机关给你提供一个铺位，你就得先去洗个澡；它给你一块面包，你就得接受对你的私事盘问。由此看来，倒是当法律的客人合算一些。法律虽说不讲情面，总不会无缘无故干涉堂堂男子汉的私事。

既然决定了要上岛，苏比立即着手来实现他的愿望。这事易如反掌，最称心的办法是到一家高级的餐馆大吃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宣称无力支付餐费，就会被不声不响地交给警察，剩下来的事自会有爽快的地方官去处理。

苏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穿过平坦的柏油马路，来到百老汇大街同第五大道的交汇处。他转弯走上百老汇大街，在一家灯火通明的餐馆前停下步，那里每夜都聚集着上等的葡萄酒、绫罗绸缎的服装和人类的精英。

苏比对自己的上半身颇有信心。他刮过脸，上装够体面，黑色的领结也很干净，那还是感恩节那天一位修女送给他的。他只要能混到餐厅里的桌边坐下而没有被人怀疑，那就成功在握了。在餐桌桌面以上显露出的那部分不会引起侍者的怀疑。苏比估量，一只烤鸭，再加上一瓶法国夏布利出产的白葡萄酒，也就差不多了。哦，再来点法国凯曼堡的乳酪，一小杯咖啡，带一支雪茄，雪茄要一块钱一支的就行。这样，餐费总数不会太大，不致引起餐厅掌柜恶狠狠的报复，而野鸭肉却能在他到冬季避难所的旅游途中填饱肚子，而且其乐融融。

可是，苏比一条腿才跨进餐厅大门，侍者领班的眼光就落在他磨破了的裤子和邋遢皮鞋上，一双力大无穷的手立即将他兜了个转，不声不响地推到人行道上，从而扭转了那只受到威胁的野鸭的命运。

苏比离开了百老汇大街。看来他到心向往之的海岛的道路并不平坦，不是靠美餐一顿所能实现的。要进监狱还得另想别法。

在第六大道拐角处，一家店铺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在电灯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眼。苏比捡起一块街石砸破了玻璃，好多人随着一名警察奔向拐角处。苏比不声不响地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一见到警察的铜纽扣就露出微笑。

“干这勾当的人哪里去了？”警察气急败坏地问。

^① 原文是“有了恺撒，就有他的布鲁特斯。”恺撒原是罗马元首，宣布当皇帝后为其好友和大臣布鲁特斯所刺杀。



“你算不到我同这件事有点关系吧。”苏比说，不无讽刺意味，可是态度和气，像是要交好运的人。

警察心里不肯承认苏比是案犯，甚至不想从他这儿找到线索。一个砸破橱窗的人不会留在现场同法律的爪牙谈判，他一定早就逃之夭夭了。警察瞧见半条街以外有个人奔着去搭车，就抽出警棍追了上去。苏比满肚子不高兴，懒洋洋走开，第二次又失算了。

街对面有一家没有什么装修的普通餐馆，它是适合食量大而钱包小的顾客的。这里的盆盏和气氛厚实而汤汁和餐巾稀薄。走进这家馆子，苏比那该死的鞋和泄密的裤子没有遇到挑战，他坐下来吃了牛排、煎饼、炸面包圈和馅饼，临了他向侍者道出实情，说自己和钱财缘慳一面，已是身无分文。

“得了，快去叫警察吧，”苏比说，“可别让大爷久等。”

“用不着警察来伺候你，”侍者说，声音像奶油蛋糕，眼睛像曼哈顿鸡尾酒里的红樱桃。他喊道：“来，阿康！”

两个侍者夹着苏比抛向门外，他的左耳贴地撞在粗糙的人行道上。他像木匠师傅打开曲尺那样，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撑了起来，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要给逮捕似乎是个玫瑰色的美梦，那座岛离他太远太远了。两家门面以外的杂货铺前面站着一名警察，看到这情景笑了笑走开了。

苏比又走了五个街区，才再鼓起勇气去追求逮捕。这次机会很好，他得意洋洋地认为被捕会轻而易举。一个服装朴素、相貌动人的少妇站在一家铺子橱窗前，兴致勃勃地瞧着刮胡须用的水罐和墨水缸，而两码之外有一个魁梧的警察，靠在消防龙头上，脸色严峻。

苏比的图谋是装成个为人不齿的拈花惹草的角色。他要猎取的对象有高雅的外表，忠于职守的警察又近在咫尺，使他相信他马上就会美美地尝到警察的手抓住他的臂膀的滋味，这就保证他能到岛上的小安乐窝里去过冬了。

苏比将修女送给他的领结理正了，把缩进去的衬衣袖口拉出来，又把帽子拉成迷人的角度，侧身接近那位少妇。他先是向她挤眉弄眼，又突然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嬉皮笑脸、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浪荡子的丑态。他从眼角看到，警察正死死地盯着他。那少妇挪开两三步，仍旧聚精会神地瞧着刮胡须用的大口杯。苏比跟上去，大胆地站她身边，举起帽子对她说：

“啊，美人儿，要不要跟我到我家去玩玩？”

警察还在瞧着。那受窘的少妇只消做个手势招呼一下，苏比就差不多要走向岛国天堂了。在他想象中他已经感受到警察局的温暖舒适。那少妇朝他看看，伸出一只手拉住苏比的外衣衣袖。

“当然，迈克，”她高兴地说，“只要你肯带我去喝杯啤酒。要不是那警察老



盯着，我早就跟你说了。”

那少妇假着他就像常春藤缠着橡树。苏比闷闷不乐地从警察身边走过。他大概命中注定永做自由人。

在下一个拐弯处他甩开伴侣溜掉了。他一口气跑到一个地方才停下脚步，那里每逢夜晚有最明亮的街道，最轻松的心情，最轻率的誓言和最轻快的歌剧。穿着裘皮大衣的妇女和穿着大礼服的男子在冬夜的空气中踏着欢快的步伐。苏比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他大概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魔法，得以免遭逮捕。这个念头让他苦恼了一阵子，而当他遇到另一个警察趾高气扬地在一家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前巡逻时，他立即抓住了“扰乱治安”这根救命稻草。

苏比在人行道上扯开破嗓子尖声怪叫，一派喝醉酒胡言乱语的模样。他手舞足蹈，大叫大闹，简直搅得天翻地覆。

警察挥舞警棍，背朝苏比，对一个市民说：

“这是一个耶鲁大学队的家伙，庆祝他们让哈特福德大学吃了个鸭蛋。吵吵闹闹的，不过不要紧。我们已得到指示，随他们去。”

苏比懊丧得很，也就不再做无谓的喧闹。难道永远不会有一个警察来抓他么？他想象中的岛屿简直成了没法到达的桃源仙境了。他将薄外衣的纽扣扣起来抵挡寒风。

在一家雪茄烟铺前他看见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举着摇曳的火在点雪茄。进铺子的时候他将绸伞搁在门口。苏比走进去，抓住绸伞慢条斯理地踱开去。点烟的人急匆匆赶了上来。

“那是我的伞。”他厉声说。

“哦，是吗？”苏比冷笑着，这就可以在小偷的罪名上又加上侮辱罪。“好啊，怎么不叫个警察来？你的伞，让我拿了，干吗不叫个警察？那边街口上就站着一个。”

伞主人的脚步慢了下来，苏比也跟着慢下来，预感到命运又会跟他作对。那警察却好奇地瞧着他们俩。

“当然，”伞主人说，“我说——嗯，你知道这些误会是怎样发生的——如果那是你的伞，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我是今天早晨在一家餐馆里捡到的——如果你认出是你的伞，可不，我希望你——”

“当然是我的伞。”苏比不怀好意地说。

这把伞的前任主人撤退了。那名警察赶急赶忙去搀扶一个穿礼服的身材高高的金发女子横穿马路，因为一辆街车正从第二个路口那边开过来。

苏比往东走去，经过一条因修路而给刨开的街道。他怒气冲冲地将伞丢进一个大坑里，叽叽咕咕地咒骂那些戴着头盔、手持警棍的家伙，因为他一心想让他



们逮住，而他们却将他看成一位从来不做坏事的国王。

后来苏比来到东边的一条大道上，那里灯光暗淡，也比较安静，他面对着麦迪逊广场的方向，因为恋家的本性难移，尽管那家不过是公园里的一条长凳。

走到一个非常安静的街角苏比停下脚步，这里有一座老教堂，式样古雅，有山墙，不甚整齐，一扇紫罗兰色的窗户透出淡淡的灯光。毫无疑问，里面有一位风琴师摆弄着琴键，以保证下一个礼拜天弹奏赞美诗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美妙的音乐飘进苏比的耳中，令他感动，将他死死钉在罗圈纹的铁栏杆上。

皓月当空，一片澄澈，车马稀疏，行人寥落，麻雀在屋檐里带着睡意啾啾——刹那间，这景物倒像是乡间的墓园。风琴师演奏的赞美诗将苏比牢牢地贴在铁栏杆上，因为从前当他的生活里尽是母爱、玫瑰、友谊、雄心、纯洁的思想和洁净的服装时，他就熟悉了赞美诗的曲调。

苏比这当儿的敏感的心情同老教堂的影响连在一起，使他的心灵突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怀着突如其来的恐惧回忆起他摔进去的泥淖，不光彩的日子，卑劣的欲望，幻灭的希望，受损的才能和卑鄙的动机——就是这一切构成了他的生活。

也就在这一刻他的内心对这种新的感受起了激烈的反应。一股强烈的冲动迫不及待地要推动他同厄运斗争。他要将自己拔出泥淖，他要活得像条汉子，他要征服那将他控制住的邪恶。时间还来得及，他还算年轻，他要重新建立往日的雄心，勇往直前地去追求。那庄严而美妙的风琴曲调在他内心引起了一场革命，明天他就去喧嚣的市区找个工作。以前有一个皮毛进口商曾经给他提供一份工作，让他赶车。他明天就去找他要求这份工作。他要在世上活得像个样，他要……苏比觉得有一只手搁上他的臂膀。他立即转过脸，看见一名警察的阔脸盘。

“你在这儿干吗？”警察问。

“没干什么。”苏比回答。

“那就跟我走。”警察说。

“到岛上去关三个月。”第二天早晨警庭的长官说。

都市报道

所有城市都充满自豪，

各有各的骄傲。

你夸你的高山好，



我说我的港湾妙。

——吉普林^①

可惜就没有一部描写芝加哥，或者布法罗，或者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的长篇小说。在美国，仅有3个大城市是“小说市”：当然要数纽约，还有新奥尔良，旧金山，而后者为三市之冠。

——弗兰克·诺里斯^②

按加利福尼亚人的说法，东方是东方，而西方却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成了一个民族，而不单纯是一个州的居民。他们是位于西部的南方人。相比之下，现在的芝加哥人对他们住的城市的忠诚并不逊色，但你要是问起他们的原委来，他们可就会结结巴巴了，说是喜爱湖里的鱼，新建的共济大厦。加利福尼亚人不同，说起来头头是道。

当你嫌烧煤花的钱太多，穿的内衣太厚重时，天气就成了他们的一大话题^③，足足可以说上半小时。一旦他们把你的沉默当成信服，那简直会发起疯来，把金门市^④描绘成新大陆^⑤的巴格达。其实，作为观点而言，没有反驳的必要。但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如果谁用手指着地图说：“这地方不可能有什么传奇，它还闹得出什么名堂吗？”他就真是个鲁莽汉。用一句话否定历史，否定传奇，否定英雄，难道不是胆大妄为吗？

纳什维尔——发货港，田纳西州首府，位于坎伯兰河之滨，北圣铁路与路新铁路^⑥交会处。该市被视为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我是晚上8点下的火车。翻遍词典未找到合适的形容词，我只好另打主意，列出一个配方表作比拟。

取伦敦的雾30份，瘴气10份，泄出管道的煤气20份；日落时在垫了砖的院子里搜集的露珠25份，忍冬发出的气味15份，一道混合，所得混合物便与拉什维尔的毛毛雨相近。它既不像樟脑丸有浓烈的气味，又不像豌豆汤那样稠。我不用再多说了，你会明白的。

我去旅社坐的是一辆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死囚坐的车，花了很大的毅力克制自己，才没爬上车顶模仿一次英雄。拉车的牲口老掉了牙，赶车的人原来是个

① 拉迪亚德·吉普林（1865—1936）是英国作家及诗人。

② 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是美国小说家。

③ 加利福尼亚气候宜人。

④ 金门市即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也有“金州”（Golden State）的别称。

⑤ 新大陆指美洲大陆，也指美国。现在这一说法已较少用。

⑥ 原文用了缩写 N. C&St. L 和 L&N，前者明显为北卡罗来纳与圣路易斯之略，后者似为路易斯维尔与新奥尔良之略。